

# 借來的人生

## 林滿秋《替身》中的認同衝突與性別框架

國立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系博士候選人 | 蔡明原

《替身》這部作品融入了「複製人」這個概念，臺灣的少年小說中較為少見這樣的題材。林滿秋在自序〈兩個我〉中說：「被取代的恐懼，成為替身的痛苦，都是難以承受的折磨，這個故事就是在這樣的基礎下鋪陳出來的。」作家想要討論的是在青春期中孩子們的矛盾、糾結且常常處於一種尷尬狀態下的人生景況，造成這種情形的原因除了身體因素之外（賀爾蒙），在各種環境如家庭（親子關係）、學校（同儕）中定位的困難以及自我懷疑，都是這個年齡層的男女似乎無可避免的難題。梅蘭妮·克萊恩（Melanie Klein）在其著作《兒童精神分析》、〈青春期兒童的分析技巧〉這個章節裡說：「青春期小孩的本能衝動（instinctual impulse）比較強烈，幻想活動也比較多，其自我有不同的目標，自我與現實的關係也和潛伏期的小孩有所不同。」這個「自我」往往就是衝突產生的來源之一，她們（他）渴望自己被看見（在同儕面前）並且不希望被束縛，所以來自父母的期待與要求就成為了導火線。因此，「複製人」這個概念以及看似奇幻的作品類型討論的重點在於細究青春期中孩子們面臨到的諸多困境。這樣的處理方式十分特殊；在小說裡以鬼魂身分出場的（看得見人世間的一切）的趙恣不知道自己已經死亡、所以她對備受寵愛的假趙恣充滿敵意，故事就在趙恣自願的和仍在現實人生旅途上的假趙恣的對話中展開。正如書名所言，「替身」意味著代替某人做她原本要做的事情；換了個位置看待這段歷程的趙恣，從一開始的極度仇視到後來竟然也開始會為假趙恣著想：「不管妳將來發現了什麼，一定要記住，妳絕不是我的替身，妳是個獨特又有主見的女孩，千萬不要因為我而傷心難過，也不要活在我的陰影下。」

所以，「替身」或是「複製人」情節的安排不僅相當精準的點出了這個時期的青年男女之所以會有如籠中困獸或是在迷宮中徘徊、迷途的主因，也讓青春期中男女的成長與解脫成為可能。那是種對現實的不滿與怨懟到達極致的象徵，也是「大人們」難以同理的對待最後把大家都捲入漩渦中的證明。「我是誰」這件事情到底有多重要呢？在小說裡假趙恣在母親訂立的目標下生活，趙恣則是不斷嚎叫著想拿回原本屬於她的人生，但是到了最後，兩個人都決定拋棄這些事物了。因為她們都認知到了自己都是「替身」，過的都是借來的人生。趙恣在母親架構出的框架中生活，假趙恣的出現則是繼續填補框架中的空缺。小說中趙恣對母親的衝撞就是被逼入絕境的反撲，她想要知道的事情很單純：可以做自己人生的主人嗎？如同黃雅淳在〈青春的艱難、成長的困頓、永遠的追尋—我是誰？〉中說的：「這一對身處陰陽兩界、如鏡像般存在的姊妹，都各自經歷了一場心靈的風暴，最終完成了心理學上的『達到認同』」。必須要歷經如此艱難的過程才能擁有自主的權利，也避免掉了悲劇重演（趙恣的死亡），這樣的成長記事不

免令人感到悲傷。

趙恣死亡的原因主要來自於母親給予的沉重壓力，像是課業、情感甚至是容貌等。這些無所不在的控制欲望在她死後轉移到假趙恣身上。在婚姻關係中遭遇丈夫的不忠貞讓這位母親痛苦萬分，在瀕臨崩潰之際她「不知不覺把自己的人生都押在妳身上」。在小說快結束時才揭曉這位母親高壓態度的由來，原來在另外一個關係中、她也是扮演著承擔苦痛、備受壓抑的角色。《替身》這部小說裡的母親形象是鮮明的，她在丈夫生病後一肩扛起家庭中的所有責任，沒有人可以分擔這樣的重荷。「女兒」成了她活下去的理由和動力之後，卻沒有意識到這種寄託卻不斷地把兩人往深淵推去。

我們可以發現在這部作品中性別是種框架：趙恣母親無法獨自排解在婚姻關係中受到的挫折，但也不向丈夫攤牌談判。她的出口卻讓另一個人動彈不得，而男性（丈夫）在作品裡的改變得要等到發生像是趙恣死亡這樣重大事件後才得以改變，女性處於相對弱勢位置的事實正是一連串事件形成的重要因素。這一點，可以從趙恣說的話中得到佐證：「失去我後，極度失落和空虛的他居然以為只要再製造一個我，就能繼續相同的生活，沒想到苦了自己，也傷害了文心。爸爸因為在父親角色上的缺席，深感內疚，也配合著媽媽的安排；當她意識到對文心的不公平，想要抽離時，已經太遲了。」這段話也可以視為脫離青春期，蛻變為一個新的「人」的證據。從這個角度來看，靈異、奇幻（趙恣離世後又出現）等元素對這部作品來說應該已經不是讀者關心的重點了。這一對姊妹成長的過程雖然跌跌撞撞，但仍各自在不同的世界裡圓滿了缺憾和破碎。

進一步看，趙恣母親在婚姻中受到的傷害讓她對於性別關係產生了不信任。仍在世時的趙恣是在聽到何立昕的話後才驚覺原來自己過得是別的人生，「我不想再當個魁儡」。母親為了阻止她和何立昕交往，決定帶往美國念書。萌芽的戀情被硬生生畫下休止符的趙恣在一次出遊中發生了一場意外，這似乎是對大人意志指使下的人生所能做出的最嚴厲控訴：「這美麗的一天，這清爽的涼風，這溫暖的肩背，還有屬於我的青春，眼看著就要消失了，我不甘心。」而遞補空位的假趙恣則是連裝扮都不能有想法，雖然父親曾對她說過：「妳是獨特的，妳就是妳，跟任何人都沒有關係。」但由於立場（背叛）的關係，這些話終究沒有起到任何作用或協助。

林滿秋認為家庭的功能在此刻沒有起到正向的作用反而是困擾的來源，這樣的戲碼不只是在小說裡、現實世界也是一再上演。小說的結尾頗有意思，彷彿暗示「複製人」技術早已成熟並有了具體行動。

…我相信是有可能的，只是複製一個人所牽涉的問題太廣了，恐怕短期間內不可能實現。不過如果科學家不受約制或被有心人利用，就很難說了。

這樣的情節到底想要傳達什麼呢？畢竟不管是不是「複製人」，小說的重心很明顯地放在青春男女的成長過程和家庭關係可能會出現的扞格；所以說，就算假趙恣真的是複製人、那又如何？我想，那可能是要回應情節中趙恣的母親一直有著可以「把妳再生回來」這樣的想法。

即便是假趙恣就站在面前，她仍深信不疑眼前這個青少年就是十六年前意外離世的那一位女兒。雖然母親的作為看起來可笑甚至荒謬，但這也反映出其內心世界已然扭曲、變形，才會一廂情願的把兩個個體當成是同一個「人」。只要是人，就會有外在世界無法抹除的獨立的性格、脾氣和喜惡。即便是容貌、形體都一模一樣的複製人，內心世界也該會是天差地別。如果沒有這樣的認知而以為可以重溫舊日故人相處的情景，那將會是不公平且殘忍的。趙恣透過夢境希望母親忘了過去所有不開心的事情並且和自己的另外一個女兒好好生活。鬼魂般存在的她用這種方式最後一次的和至親重逢，也把心裡的糾結解開了。閱讀《替身》這部小說的過程中反覆思考這個問題；在迎接破繭而出的喜悅之前會面臨夭折的可能，假使成長過程要歷經這麼多殤痛，如果有重來一次的機會，妳（你）會願意嗎？對趙恣來說，她戛然而止的人生彷彿是則血淚寓言；小說中的種種衝突、變故都是有跡可循，即便是發生在趙恣身上的那場意外，也是因為她不忍違逆母親、所以在極度隱藏自己心意的情況下而發生的。那是愛的證明，和母親所做的、所給予的其實不相上下。

### 延伸閱讀

1. 林滿秋著，右耳繪。《替身》（臺北：遠見天下，2015）ISBN 9789863207023